

漫 游 三 门 峡

○张 炜

盛夏时节，暑气漫过秦川大地。我辞别千年古都西安，东出潼关，横渡黄河，一路奔赴豫西咽喉——三门峡。这片古称陕州的土地，西接关中、东扼中原、南临崤山、北依黄河，既是黄土高原的东缘地带，也是串联秦、晋、豫的山河枢纽。一场盛夏漫游，穿行古村、河湖与雄关，览自然风物、品千年史韵，在山水古今之间，读懂崤函大地的厚重与从容。

此行第一站，是藏于黄土之下的陕州地坑院。世人多知黄土高原沟壑纵横、雄浑苍凉，却不知三门峡的黄土厚而密实，孕育出独一无二的地下古村落。“见树不见村，进村不见房，闻声不见人”，平地掘坑、四壁窑窑的营造智慧，是先民顺应自然的生存之道。盛夏骄阳灼灼，地坑院内却清风微凉、静谧安然，一方下沉小院，隔绝尘世燥热，藏着千年不变的烟火安宁。

脚下这片黄土，亦是华夏文明的摇篮。这里是仰韶文化的核心发源地，七千多年前的先民在此刀耕火种、制陶安居。质朴灵动的彩陶纹路、生生不息的农耕文脉，见证了黄河流域最早的文明曙光。仰韶文化兼容并蓄、扎根土地、向阳而生的内核，正是华夏民族绵延至今的精神底色，让这片黄土不止养育烟火，还孕育文明。

盛夏落幕，晚风拂过关楼古垣。一场崤函漫游，是山水之行，更是寻根之旅。山河不息，文脉永续，这片藏尽华夏风骨的崤函大地，已然镌刻在心底，成为旅途最深刻的印记。

告别古村落，我漫步黄河之畔的白天鹅公园。盛夏无冬日天鹅翩跹的盛景，却独有清幽壮阔之美。河畔草木葳蕤，碧波东流，晚风裹挟着黄河水汽，消解了盛夏酷暑。凭栏远眺，滔滔河水自秦川奔涌而来，横贯三门峡大地。眼前的山河盛景，离不开三门峡大坝的世纪功绩。作为新中国首个黄河大型水利枢纽，大坝锁洪安澜、调蓄河水，终结了黄河千年水患、滋养中原千里沃野。

山水相依，地缘相连，三门峡与陕西自古渊源深厚。古之“陕塬”以西为陕西、以东为陕州，两地同根同源、共依黄河。历史上，关中凭黄河水利富庶千年，而三门峡扼黄河中游咽喉，掌控上游来水、下游河势，山水相依亦有水利博弈，历经岁月磨合，终成共生共荣的山河一体，秦豫文脉、水

系、地缘早已密不可分。

此行最动人心魄的，是屹立千年的函谷关。作为崤函古道的锁钥，它北枕黄河、南扼秦岭，是大关中文明的东大门。自古周秦汉唐，关中盛世安稳，皆赖此关屏障山河、守护京畿。于大关而言，函谷关不只是一座兵家雄关，还是文脉边界、战略根基，是秦川文明向东辐射、连通中原的千年门户。立于关楼之下，千古典故扑面而来，尽数镌刻在这片土地之上。紫气东来，老子西行至此，应尹喜之请著《道德经》五千言，让函谷关成为全球道家文化的圣地，道韵流转千年；孟尝君夜逃出关，凭门客“鸡鸣狗盗”小计脱身危难，写尽先秦乱世的权谋风云。

这片山河，藏着半部先秦风云。春秋假虞灭虢，唇亡齿寒的千古诫训，发源于三门峡虢国旧地，警示世人山河相依、存亡与共；战国渑池会盟，蔺相如凭一身风骨对峙强秦，彰显中原诸侯的气节与傲骨。一域山河，承载千古典故，一座雄关，串联春秋战国的纵横岁月。

从仰韶文化的初生曙光到殷商甲骨的文字肇始，三门峡衔接起华夏文明发源、兴盛、传承的完整画卷。

一路行旅，一路畅想。从西安

到三门峡，再东望殷商古都安阳，是一条完整的华夏文明黄金轴线。西安承载秦汉盛唐的盛世荣光，是华夏盛世的核心；三门峡承接关中、开启中原，汇聚仰韶曙光、崤函古史，是山河过渡的文明纽带；安阳留存殷商甲骨、殷墟文脉，是上古文明的璀璨坐标。三地自西向东，一脉相承，铺展华夏文明波澜壮阔的千年长卷。

行至尾声，心生万千感慨。地坑院让我读懂黄土高原的人居智慧，这方厚重黄土孕育了最质朴的华夏烟火与悠远的史前文明；黄河大坝见证山河巨变，诉说着秦豫两地山水共生、博弈相融的岁月；函谷关雄峙千年，守住了关中的山河底气，承载着兵家风骨与道家文脉。

三门峡的底蕴，在于古今交融、山河厚重。它有仰韶文明的初生曙光，有先秦乱世的风云跌宕，有《道德经》的万古道韵，更有当代治河安澜的盛世安稳。西接秦川文脉，东揽中原风华，它静默伫立在黄河之畔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依旧从容而包容。

盛夏落幕，晚风拂过关楼古垣。一场崤函漫游，是山水之行，更是寻根之旅。山河不息，文脉永续，这片藏尽华夏风骨的崤函大地，已然镌刻在心底，成为旅途最深刻的印记。

诗 词 苑

夏夜喜雨

○王进明

月伏云衾夜色沉，
雷公未动现时霖。

三更甘露知民意，
一片苍天悯世心。
点点依然含爱切，
丝丝不尽诉情深。
欣听拔节声声脆，
四起弦歌报福音。

鹧鸪天·壶口感怀

○孙民随

浪卷波涛震撼心，激情
拓展到胸襟。苍天应有乾坤
道，匝地还开经纬门。

风怒吼，马长吟，声声咆
哮荡星云。长河汹涌奔坚韧，
励我中华千万军。

人 物

吴 春 华：

坚持“在场”写作理念，用文学留存时代记忆

○王宁雨

近日，吴春华新作《我在遂宁金鱼村挖出的宋瓷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。该作品由1991年遂宁金鱼村宋窑密藏发掘亲历者口述，吴春华记录整理，以第一人称实录方式，抢救性地保存了亲历者的真实记忆，为这一重大考古事件留下了珍贵且鲜活的公众记忆样本。

吴春华是一位始终与时代现场保持同步的写作者。从记者到作家，她始终践行“在场”的写作理念，致力于捕捉那些正在消逝的现实瞬间。她1998年进入新闻行业，先后供职于《绵阳晚报》《绵阳日报》等，从事记者、编辑工作20余年。新闻一线的长期锤炼，赋予了她捕捉细节的敏锐与直面现实的勇气，也让她的写实作品具备了超越虚构的真实质感。有别于纯虚构类文学创作，写实文学的根基在于对现实生活的深度观察与忠实呈现——它取材于真实社会场景，通过文学化的提炼与人物塑造，将时代的真实质感传递给读者。吴春华多年的

新闻从业经历构成了她作为写实作家最独特的底气。

吴春华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红星作家协会（省直作协）副秘书长兼三苏与特色文化研究专委会副主任。出版《不是爱情的约会》《风知道》等多部作品。2018年，其中篇小说《风控》获得第三届“涪城欧阳修文艺奖”文学类三等奖。2021年，其小说《电话》在“非常梦想”——四川省第四届暨川渝首届农民工原创文艺作品大赛中，获得文学类小说作品优秀奖。2022年，其中篇小说《猫生如梦》获首届武则天女子文学大会征文优秀奖。

吴春华的代表作《风知道》于2021年由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。该书获得文坛多位重量级作家的高度评价。中国作家协会小说委员会副主任、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评价其“别致、优雅地写出了一种世间丑陋”；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裘山山指出，吴春华的小说“既有直面现实的犀利，又有女性的温情和细

腻”；《四川文学》主编、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罗伟章称赞其“语言清爽，叙事沉静，从容在脸，犀利在骨”；著名评论家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李建军称其小说具有“细腻的感受力、浓浓的诗意、曲折有致的叙事”。

该书目前已被中国国家图书馆、贵州省图书馆、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收藏，这充分体现了她的作品在公共文化领域的传播力。

吴春华的文学实践不止于小说创作。她承担了协会重点课题“重走东坡路——苏东坡文学地理”的调研采风，先后走进眉山三苏祠、青神中岩寺及海南儋州、广东惠州等苏轼一生重要足迹地，将书斋延伸至田野，将写实文学方法应用于三苏文脉的当代表达与传播。在三苏文化研究领域，她兼具文学创作功底与田野调查能力，是将写实文学方法应用于文化传承的积极探索者和实践者。

2024年，吴春华受邀担任

“显兴杯”全国文学征文大赛小说类终审评委，并独立撰写了全部获奖作品的授奖词，她专业精准的评定获得了广泛认可。

曾有人问吴春华：“写了这么多年，最在意的是什么？”她说：“最在意的是一直‘在场’。很多细节如果当时没人记录，后来就真的没了。写小说时人物是虚构的，但他们的处境、挣扎都是真实的。我可能不是写得最华丽的作家，但我愿意花笨功夫，把时代的褶皱看清楚。”

从《风知道》到《我在遂宁金鱼村挖出的宋瓷》，吴春华始终在做同一件事——让正在消失的人和事在文字里活下去。她对三苏文脉的持续探访与当代表达，则让这份“在场”从当代延伸到了千年之前。在中国写实文学领域，吴春华已然确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坐标——她是一线事件的记录者，也是时代褶皱的刻画者，更是三苏文脉的当代表达者。这种复合型的三重身份，鲜明地体现了她在当代中国文坛的独特价值。

猫 道

○刘斌武

消失在岁月里的猫道，这一历史的产物随着社会变化，也将深藏于黄土高原的大山深处。

说起猫道，现在的年轻人大都不清楚了。可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晓得，已经铭刻在脑海里。此文，还得从偶然遇到几只猫儿谈起。

前几天，我从清涧县城乘车回了一趟乡下老家。回到村上，站在路旁，目睹着整个村庄的大致轮廓依然是昔日那个模样，山依然是山，草木郁郁葱葱；小河依然潺潺流淌，水声不息。但村子里却空荡荡的，路上行人稀少，家院萧条，缺少了鸡鸣狗吠、袅袅炊烟……

弟弟在外地给孙子陪读，暑假返回家中。我们便商量先去枣沟山给老人上坟，敬老孝友，了却游子心事，让心里安然。返回后，他陪我去看老家的旧宅。当路过二叔家房屋时，却遇上几只猫咪，花里胡哨，正在追逐嬉戏。热闹之时，猛然看见陌生人来了，它们竟然愣在那里，眼睛里流露出异样的神情，就那么发呆地张望着。短暂相遇，没有停留，我们边议论边径直又往后坡上走。弟弟说乡下现在的猫可多了，三个一伙，五个一群，经常游窜于村庄内外。

今年夏季雨水多，改变了过去的十年九旱状况，比较少见。村庄的小路阡陌缠绵、横竖交叉，长满了草木。旧院里外，也长满了野草。时过境迁，见物思故，心情难以平静。进得老宅，从刚才看到抱团嬉闹的那几只猫咪，我不由得灵感闪现，眼睛盯在了其中一孔旧窑那处猫道口上，便一直走到了跟前，想探个究竟。在过去的年代，陕北普通人家修建窑房，在门窗旁边，或在左，或在右，离地面高约二三尺，由石匠垒成一个正方形、六七寸见方的洞口，即为猫道。为什么要留这个猫道呢？那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秘诀，专门作为猫捉老鼠的便道。

以前，乡村里灭鼠药短缺，被列为四害之一的老鼠猖獗，不仅糟蹋地里的庄稼和蔬果，还偷吃收割回来的粮食，以及窑房里的熟食，鼠患成灾，鼠疫流行，对人畜伤害极大。人们在生活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个新办法，因为猫是老鼠的天敌，大家便养起猫儿，利用它一物降一物，对付鼠患。猫捉老鼠，不分白天黑夜，东家门进，西家门出，神出鬼没。可是老鼠也是机灵的动物，一有响动，它就躲藏在洞里或者阴暗处，伺机“作案”。有时夜深人静，乡村的人们进入了梦乡，却突然被猫的嘶吼声惊醒，那是猫儿正在与老鼠打斗，有时还会把房屋里的东西碰落，掉在地上发出响声。人们被惊醒后，点亮煤油灯，起来查看并处理。

猫儿爱暖和的地方，灵活机敏。它们进入农户家，总爱卧在窑洞的前炕圪崂、被褥旁边，盘起腿来，收回尾巴，头弯回来靠到大腿和肚皮之间，呼呼大睡。可一旦有风吹草动，它会瞬间睁开眼睛，抬起头，左右转动，观察动向，并直盯盯地锁住目标，不是吼叫，就是拍爪子扬尾巴，或者站立起来，准备进攻。

以前民间有个习俗，谁家老人仙逝，主家请来阴阳先生，待他稍歇片刻后，向主家了解亡者是男是女、生辰八字、咽气时辰，接着从布包里掏出黄历册子，翻看对照，推算确定，而后动笔在黄表纸上列出古历“七忌”清单。从出殡之日算起，分为七七四十九天，安排家人处理亡者身后的事儿。其中“起殃”又称出殃、回煞。没有固定日期，只是在推算限定的时间里，由家人该天打扫窑炕和脚地，撒上灶灰，再把窗帘、猫道打开，然后全家避开。等过了时辰，家人们回去查看踪影，分析去世的亲人到了阴间转变成了啥。尽管缥缈虚无，却给后人留下一种追思想象，劝告世人生前积德行善，多做好事，死后有好兆，庇佑后代。时至今日，基本改成当天出殡、随后起殃，习俗被简单化了。不过有的边远地方，一直还沿袭着。

民间有关猫的方言俚语可谓多矣，什么“白猫黑猫，逮住老鼠就是好猫”“猫吃老鼠，狗管闲事”“猫不上树，狗追着哩”“猫哭老鼠假慈悲”“老鼠见了猫，浑身筛成糠”。还有与猫有关的词语，猫耳朵草、猫耳朵饭（一种养麦面食，也称饅飠、麻食）、猫耳洞、夜猫叫魂等。现在城乡的人们修窑盖房，基本上不留猫道了，消灭老鼠使用灭鼠药、捕鼠夹等。猫进出窑房只有通过门道，钻门缝。没有了猫道，猫儿进出不方便了。

消失在岁月里的猫道，这一历史的产物随着社会变化，也将深藏于黄土高原的大山深处。